



中国图书馆史

近代图书馆卷

A History of Chinese Libraries
Libraries in Modern China

主编 韩永进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图书馆史

近代图书馆卷

主编 韩永进

本卷主编 程焕文

本卷主编：

程焕文

本卷撰稿：

绪 论：程焕文

第一章：程焕文

第二章：程焕文

第三章：程焕文

第四章：王 蕾 李彭元

第五章：周 旖 王 蕾 李彭元

第六章：周 旖

第七章：王 蕾 李彭元 程焕文

第八章：李彭元 周 旖 张 琦 程焕文

第九章：张 琦

第十章：张 琦 李彭元 周 旖 王 蕾

程焕文

第十一章：周 旖 张 琦

第十二章：张 琦

本卷统稿：

程焕文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西方图书馆观念的传入(1840 ~ 1894)	7
第一节 鸦片战争时期西方图书馆的译介(1840 ~ 1860)	8
第二节 鸦片战争时期清代藏书的衰落	12
第三节 洋务运动时期西方图书馆的考察(1861 ~ 1894)	20
第四节 西人在华图书馆活动	24
第二章 维新变法时期的藏书楼(1895 ~ 1900)	30
第一节 西方图书馆观念的传播	31
第二节 学会学堂藏书楼	37
第三节 京师大学堂藏书楼	40
第四节 翰林院藏书的劫毁	43
第三章 清末新政时期的公共图书馆运动(1901 ~ 1911)	47
第一节 士绅疆臣与公共藏书楼	48
第二节 学堂藏书楼与大学图书馆	58
第三节 京师图书馆与各省图书馆	62
第四章 民国初期的新图书馆运动(1912 ~ 1927)	80
第一节 社会教育与通俗图书馆	82
第二节 美国图书馆的宣传与新图书馆运动	96
第三节 中华教育改进社与各地图书馆协会	116
第四节 退还庚子赔款运动与中华图书馆协会	125
第五章 民国中期的图书馆(1928 ~ 1937)(上)	147
第一节 图书馆政策与法规	147
第二节 国立图书馆	157
第三节 公共图书馆	172
第六章 民国中期的图书馆(1928 ~ 1937)(中)	213
第一节 大学图书馆的发展	214

第二节	国立大学图书馆	218
第三节	教会大学图书馆	240
第三节	私立图书馆	261
第七章	民国中期的图书馆(1928~1937)(下)	273
第一节	中华图书馆协会	274
第二节	图书馆专业期刊	281
第三节	图书馆技术方法	288
第四节	图书馆学教育	309
第八章	抗战时期的图书馆(1937~1945)(上)	315
第一节	日本对中国图书馆的浩劫	316
第二节	图书馆的内迁与西迁	344
第三节	国统区图书馆	357
第四节	陕甘宁边区的图书馆	391
第九章	抗战时期的图书馆(1937~1945)(下)	414
第一节	沦陷区的日伪图书馆政策	414
第二节	北平沦陷区的图书馆	429
第三节	上海沦陷区的图书馆	438
第四节	南京沦陷区的图书馆	459
第十章	抗战后的图书馆(1946~1949)	471
第一节	抗战后图书馆的复员	472
第二节	抗战后图书馆的变革	500
第三节	抗战后图书馆的迁台	515
第十一章	私人藏书与寺观藏书	520
第一节	清末四大藏书的流传	521
第二节	民国私人藏书	534
第三节	寺观藏书	550
第十二章	港澳台地区的图书馆	559
第一节	澳门地区的图书馆	560
第二节	香港地区的图书馆	567
第三节	台湾地区的图书馆	575
参考文献	586

绪 论

中国近代图书馆史(1840 ~ 1949)既是中国古代藏书逐步衰落与近代图书馆日渐兴起的历史,又是藏书由私有走向公共的历史,亦是古代藏书思想转向近代图书馆学的历史。

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帝国主义列强的炮火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盛极一时的清代藏书开始迅速走向衰落。太平天国运动(1851 ~ 1864)横扫半个中国,清代官府藏书“四库七阁”中“江南三阁”的文汇阁、文宗阁被化为灰烬,文澜阁藏书亦四散。南中国的私人藏书,特别是最为兴盛的江浙私人藏书,以及学宫藏书、庙宇寺观藏书遭受清季最为惨重的破坏和焚毁。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 ~ 1860),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四库七阁”中“北四阁”的文源阁被洗劫后化为灰烬。1900 年,义和团运动“庚子事变”期间,清代最高学术机构翰林院及其藏书遭到八国联军的洗劫焚毁。剧烈的社会动荡极大地破坏了清代的官府藏书、私人藏书、书院藏书和寺观藏书,致使清代藏书一蹶不振,日趋式微。伴随着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步伐,西方传教士由中国东南沿海逐步进入中国腹地,陆续出现了西方传教士和西人创办的图书馆,但是这些图书馆大多只为西人服务,影响甚微。

与此同时,在鸦片战争中,“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率先开始翻译并介绍西方图书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增广其事,进一步翻译并介绍西方图书馆,其思想远播东洋,对日本明治维新时向西方图书馆学习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清政府和外国列强联合剿灭太平天国运动后,清朝进入同治中兴时期,洋务运动中,一批国人开始走出国门考察西方图书馆,对西方图书馆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甲午战争中,中国的失败宣告洋务运动破产,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在戊戌变法前后鼓吹办学堂、办学会、办藏书楼、办报馆,新式藏书楼的思想开始在中国广

泛传播,由此开启了近代中国创办新式图书馆的历史。

百日维新失败后,经历庚子之变,迫于朝野上下的压力,清政府不得不重新举起维新变法的旗帜,推行新政,进而进行预备立宪。于是,自下而上的新式藏书楼建设迅速兴起,以皖绅、浙绅、湘绅为代表的士绅率先创办公共藏书楼与图书馆,端方、张之洞等封疆大吏继而为之。1905年五大臣出洋后,清政府于1906年启动预备立宪日程,于是各地疆臣纷纷奏设图书馆,学部颁发《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形成了自上而下创办图书馆的声浪,是为公共图书馆运动。

然而,无论是士绅创办的藏书楼,还是疆臣奏设的图书馆,虽然都是新生事物,但是均非完全意义的近代图书馆,大多有名无实。中国第一个名副其实的公共图书馆是韦棣华女士在文华大学创办的文华公书林,该图书馆于1910年落成开放,为当时中国面积最大、建筑最华丽,且完全采用美国图书馆管理方式方法的新式图书馆。

与此同时,随着1906年科举制度的废除和新式教育制度的确立,继京师大学堂图书馆之后,各地大学图书馆次第设立,大学图书馆由是兴焉。

进入民国以后,社会教育迅速兴起,成为与学校教育和专门教育并驾齐驱的教育类型,而图书馆为社会教育之最重要机关,于是,在公共图书馆发展的同时,通俗图书馆兴盛一时,图书馆开始迅速普及。

在韦棣华女士的资助下,沈祖荣于1914年赴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攻读图书馆学,开创了国人赴海外攻读图书馆学的先河。1916年,沈祖荣学成回国在全国各地宣讲美国图书馆事业,鼓吹创办新式图书馆,掀起席卷全国的新图书馆运动序幕。同年,胡庆生赴美攻读图书馆学,1919年回国后继续在全国宣传美式图书馆事业。1920年,韦棣华、沈祖荣和胡庆生创办中国第一个图书馆学高等教育机构——文华大学文华图书科,开创了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先河。

20世纪20年代初,各国纷纷开始退还庚子赔款,韦棣华女士与中国文化教育界同人共同发起将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用于图书馆之类的永久教育事业的运动,并亲自赴美游说美国国会议员,最后促使美国政府同意将退还的庚子赔款用于图书馆事业。在韦棣华的努力和邀请下,美国图书馆学专家鲍士伟博士于1925年4月来华考察图书馆事业,由此直接促使了中华图书馆协会的诞生,成为新图书馆运动达到高潮的标志。

1927 年,韦棣华作为中华图书馆协会代表参加英国图书馆协会 50 周年大会,参与发起成立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1929 年沈祖荣作为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唯一代表参加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第一次大会,开启了国人参与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活动的历史。韦棣华女士因开创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贡献卓著,被誉为“中国现代图书馆运动之皇后”。

在 1927 ~ 1937 年间,图书馆事业开始全面发展、公共图书馆、大学图书馆、专门图书馆、私立图书馆等迅速增长,图书馆学专业教育迅速兴起,图书馆学研究迅速兴旺,形成了一派欣欣向荣的局面。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日寇的炮火焚毁了东南沿海的大批图书馆,沦陷区的图书馆亦为日伪所掌控,大批图书馆内迁和西迁,最后形成国统区、边区、沦陷区三个不同区域的图书馆事业。

1945 年,抗战胜利后,图书馆纷纷复员。随着内战的节节胜利,中国共产党由北向南渐次接管图书馆,直到中国国民党退居台湾,中国图书馆的历史开始进入另一个新的时代。

从图书馆自身的发展来看,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发展经历了西方图书馆观念的传播(鸦片战争至洋务运动)、公共图书馆运动(维新变法至清末新政)、新图书馆运动(1910 ~ 1925)、近代图书馆发展(1928 ~ 1937)、近代图书馆衰落(1937 ~ 1945)和近代图书馆嬗变(1945 ~ 1949)等几个历史时期。从社会的发展来看,百年近代图书馆的发展又与近代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且亦步亦趋,因此,在编写中国图书馆史近代图书馆卷中,为便于叙述,编者乃依照社会的重大变革将近代图书馆卷大致分为鸦片战争时期(1840 ~ 1960)、洋务运动时期(1861 ~ 1894)、维新变法时期(1895 ~ 1900)、清末新政时期(1901 ~ 1911)、民国初期(1912 ~ 1927)、民国中期(1928 ~ 1937)、抗日战争时期(1937 ~ 1945)和国共内战时期(1945 ~ 1949)八个时期。总体来看,清末是古代藏书衰落与近代图书馆兴起时期,民国为近代图书馆发展时期。

在这百年的纷繁历史中,伴随着中国大门的打开和西学东渐的步伐,西方的公共图书馆观念、技术与方法逐步传入中国。面对着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生事物——作为社会教育机关的西方图书馆(Library, Bibliothèque),国人既感到新奇兴奋,又在术语的传译中一筹莫展,莫衷一是,将西文的 Library 或者 Bibliothèque 译为“比茀立若代葛安”等有之,更多的译为书馆、书楼、书藏、藏书楼。维新变法时期,藏书楼作为西文 Library

和 Biblioteque 的中文译名流行一时。

中国古代藏书向无统一的名称,盖因中国古代官府藏书、私人藏书、书院藏书和寺观藏书皆为私有,而非公共机构,是故各自命名,五花八门。魏源的《海国图志》流入日本以后,对日本明治维新影响深远,魏源的“图书馆”(Library, Biblioteque)译名亦为日本所接受,于是,日本逐渐以新式的“图书馆”取代旧有的“文库”。清末新政时,清朝政府步武东瀛,由中国流入日本的“图书馆”一词开始转入中国,逐渐取代业已流行的“藏书楼”一词,最终被普遍接受,然而不认可者亦有之,韦棣华女士于1910年在武昌文华大学创办 Boone Library 时即将“Library”一词译为“公书林”,特别强调其公共、公开和共享性质。

多年来,中国图书馆学界习惯将中国古代藏书统称为“藏书楼”,以强调和批评古代藏书“藏”而不用之保守性,其实大谬不然:一则,中国古代藏书,无论是官府藏书(主要是宫廷藏书),还是私人藏书,或者书院藏书、寺观藏书,均为私有,而非社会公有,官府藏书(如四库七阁中的江南三阁)向社会开放乃是清朝皇帝的恩赐,私人藏书向社会开放则是一种义举,均非其社会职能所然。因此,今人对于古代藏书不事公开和开放的批判基本上是对私有制、私权的漠视和历史的无知。二则,2000多年的中国古代藏书一直没有统一的名称,“藏书楼”完全是一个近代的新名词。“藏书楼”一词作为一个通用名词从其产生的第一天起就是与“图书馆”没有本质差别的术语,不过是西文 Library 和 Biblioteque 的不同中文译名而已,也就是说,“藏书楼”和“图书馆”都是近代社会的新名词和新概念,其意义均在于公共、公开和共享。正因为如此,在编撰中国近代图书馆史中,本着尊重历史的原则,编者使用“藏书”一词对应中国古代的各类藏书,使用“藏书楼”和“图书馆”对应近代图书馆,并依照其流行的状况,在不同历史时期分别使用“藏书楼”和“图书馆”一词。

“藏书楼”和“图书馆”这两个中文译名的出现和流行本身就是西方图书馆观念在中国传播的具体体现。维新变法时期,“藏书楼”一词的流行和学会/学堂藏书楼的产生开启了公共图书馆运动的历史,“图书馆”一词的流行和清末新政时期士绅设立具有公共性质的藏书楼与疆臣奏设图书馆,特别是《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章程》的颁布,标志着公共图书馆运动达到高潮。

然而,清末的公共图书馆运动并没有使中国的图书馆真正近代化。

中国图书馆的近代化源于韦棣华女士于 1910 年在武昌文华大学创办的文华公书林,因此,文华公书林亦成为民国时期新图书馆运动的策源地。1914 年沈祖荣赴美攻读图书馆学,1917 年胡庆生赴美攻读图书馆学,二人回国后接踵在全国宣传欧美图书馆事业;1920 年,韦棣华女士与沈祖荣、胡庆生创办中国第一个图书馆学教育机关——文华大学文华图书科;1924 年韦棣华女士赴美游说退还庚子赔款用于中国发展诸如图书馆之类的永久文化教育事业,并邀请前美国图书馆协会主席鲍士伟博士来华考察图书馆事业;1925 年,鲍士伟博士来华,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1927 年,韦棣华女士作为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唯一代表参加英国图书馆协会 50 周年纪念大会,与他国代表一同发起成立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以及 1929 年,沈祖荣作为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唯一代表参加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这些改变中国近代图书馆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均策源于文华公书林,并由韦棣华、沈祖荣等亲自导演和实现。新图书馆运动旨在宣传欧美图书馆事业、倡导办理新式图书馆,起于 1910 年文华公书林的创办,止于 1925 年中华图书馆协会的成立,其结果是促使新式图书馆在中国普遍设立,促使欧美图书馆技术与方法在中国普遍采用,初步建立了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架构和体系。

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以后,特别是民国中期,中国图书馆和图书馆学术开始进入欧美图书馆学术、技术与方法的本土化和中国化发展时期。由此形成了中西合璧的中国近代图书馆与图书馆学术,并奠定了 20 世纪中国图书馆与图书馆学术发展的基本格局。

近代中国历史既是中华民族的百年振兴历史,也是中华民族的百年屈辱历史。鸦片战争以后,香港、澳门、台湾相继被列强瓜分,成为列强的殖民地,东三省亦被日寇侵占,这些领土永远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在编撰中国近代图书馆史中,编者专门撰写了香港、澳门、台湾三个地区的图书馆,以及伪满图书馆和沦陷区的图书馆,由此构成完整的中国近代图书馆史。祈望读者不忘国耻,振兴中华。

中国图书馆史近代图书馆卷由程焕文负责拟定撰写大纲,由程门博士和博士生团队共同撰写,依照章节顺序具体分工如下:程焕文负责撰写绪论及各章前言,第 1~3 章,第 7 章第 4 节,第 8 章第 3 节七,第 10 章第 1 节六;李彭元博士负责撰写第 4 章第 1 节一、二、四、五,第 5 章第 3 节三,第 7 章第 1 节,第 8 章第 1~2 节,第 3 节一、二、四、五,第 10 章第

1节一、二、三；王蕾博士负责撰写第4章第1节二、三，第2~4节，第5章第1节，第7章第2~4节，第10章第1节五；周旖博士负责撰写第5章第2~3节，第6章，第8章第3节二、三，第10章第1节二、三，第11章第1~2节；张琦博士生负责撰写第8章第4节，第9章，第10章第2~3节，第11章第3节，第12章。博士生冯云帮助对参考文献进行了整理。最后由程焕文负责统一审稿和定稿。在此谨向参与近代图书馆卷编撰工作的李彭元博士、王蕾博士、周旖博士、张琦博士生和冯云博士生表示衷心的感谢。本卷先后四易其稿，体例与结构几经大动，字数亦由最初预计的30余万增加到60万，在此过程中，参与编撰中国图书馆史古代藏书卷、现代图书馆卷的同人，以及中国国家图书馆研究院的同人和国内的许多图书馆专家学者不吝赐教，或耳提面命，或书面指教，多次对近代图书馆卷提供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第一章 西方图书馆观念的传入(1840~1894)

清朝在对外交通和贸易上实施限制和禁止的闭关政策,顺治时曾先后颁布禁海令和迁海令,到乾隆时禁海政策更加严厉,乾隆皇帝自以为清朝物产丰盛,无所不有,无需与外夷通有无,并自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起开始限定广州一口通商。这种过分的盲目自大和控制贸易、隔绝与外国交往的闭关锁国政策,严重地阻碍着中国对外贸易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的发展,致使中国逐渐落后于西方世界。

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年6月~1842年8月),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1840年,英国为保护其走私鸦片的利益,用炮火轰开了中国的大门,迫使清政府签订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清政府被迫割让香港,赔款2100万银圆,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英国同时获得协定关税权、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租界权等一系列特权。《南京条约》签订后,美国、法国接踵而来,乘机索取特权,根据所谓的利益均沾原则,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此,中国开始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年10月~1860年10月)是英国和法国为进一步扩大在华利益,趁太平天国运动之机,在俄、美支持下联合发动的侵华战争,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继续。1857年12月,英法联军攻陷广州,1858年5月,英法联军侵入天津后,迫使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1860年10月,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迫使清政府签订中英、中法《北京条约》,割让九龙半岛给英国。在此期间,美国亦借机迫使清政府签订中美《天津条约》,攫取了除赔款外与英、法所得几乎一样的侵略特权;俄国则以各种手段迫使清政府先后签订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天津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割占15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中国进

一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打开大门,宣告清政府闭关自守的政策彻底破产,中国开始进入一个大动荡和大变革的时代,中国图书馆的历史亦开始进入古代藏书日益衰落与近代图书馆逐渐兴起的阶段。

为了防御西方列强,阻止英国向中国输出鸦片,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在“师夷长技以制夷”中,译介西方图书馆,传播西方图书馆观念,从此开启了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历史。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在广西金田兴起,横扫半个中国,中国南方,特别是素以人文渊薮著称的江浙地区的官府藏书、私人藏书、寺观藏书,或者被焚毁一空,或者纷纷散佚,流落市井,辗转各地,日趋式微。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焚毁四库七阁之文源阁,清宫藏书遭受毁灭性打击。从此,自乾嘉盛世以来长盛不衰的清代官府藏书和私人藏书一蹶不振,开始逐渐衰落。

与此同时,原本禁止入境的西方传教士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可以在东南沿海的通商口岸自由传教,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则可以在内地自由传教。随着传教士从东南沿海向内地的不断渗透和深入,西方传教士亦开始译介西方图书馆,并在中国创办西式图书馆。然而,西人创办的西式图书馆均囿于为传教士等西人服务,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甚微。

鸦片战争以后,清朝进入所谓的同治中兴时期,在洋务运动的过程中,使臣和个人出访者渐多,于是,国人对西方图书馆的认识开始从文本的译介转向实地的考察,并以考察日记的方式在中国传播,虽然其影响仍然相当有限。与此同时,近代西方印刷术、造纸术逐步传入中国,新式图书和报刊逐步兴起,中国的图书文化亦开始发生革命性改变。

第一节 鸦片战争时期西方图书馆的译介(1840~1860)

近代中国对西方图书馆的了解和认识,实际上起于1839年(道光十九年)林则徐受命赴广东查禁鸦片之时。作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和近代中国维新运动的重要先驱,林则徐是晚清时期中国翻译并介绍西方图书馆的第一人。

为了捍卫中国的国家主权,林则徐在湖广总督任内曾上疏痛陈鸦片

之害,力主查禁鸦片,成为严禁派的领袖,并因此于1838年(道光十八年)受命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1839年(道光十九年)正月,林则徐到达广州。当时清朝文武“不谙夷事,震于英吉利之名,而实不知其来历”,林则徐自不例外。然而,为了抵抗西方列强的鸦片入侵,林则徐从遍访鸦片来由着手,以极大的勇气,冲破清朝的囹圄,睁眼看世界,向西方国家寻找制夷的知识,从而由无知逐渐走向了有知^①。

为了解敌情和夷情,林则徐一面派人“侦探夷情,查访汉奸”,一面召集通晓英文的译员,搜集外国书报,“凡以海洋事进者,无不纳之;所得夷书,就地翻译”,大量地翻译外文书报,其内容涉及以下五个方面:①为了解军事、政治、经济情报而翻译的《澳门新闻纸》,以及编辑的《澳门月报》《东印度公司卡片》;②为了解外国人对华评论而摘译的《华夷事言》等;③为了解世界各国基本知识而翻译的《四洲志》;④为展开外交斗争摘译滑达尔(Emerich de Vattel)所著《各国律例》;⑤为改进军事技术而翻译的大炮瞄准法等武器制造应用书籍^②。

林则徐为“师敌之长技以制敌”而组织翻译外国书报,开创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先声,其组织翻译的《四洲志》不仅“实为新地志的嚆矢”^③,而且亦为近代中国人翻译介绍西方图书馆之嚆矢。

《四洲志》主要译自1836年伦敦出版的慕瑞著《世界地理大全》,叙述五大洲各国历史、疆域、政治等概况,因梵典分大地为四洲,林则徐乃沿用旧称而采用此名。虽然《四洲志》只是以约10万言的短小篇幅记述五大洲的概况,但是林则徐相当重视世界各国的文化、教育和科技等方面的情况,记述了“育奈士迭国”(美国)、“耶马尼”(德国)、“英吉利”(英国)、“俄罗斯”(俄国)等欧美国家的藏书和图书馆情况,其中对美国图书馆的译介甚为细致,既有概况的介绍,例如,“育奈士迭国”(美国),“千八百三十四年(道光十四年),在纽育(纽约)所属各小部义馆读书者共五十四万,有千余人岁支修脯七十三万二千圆。……近计非腊特尔非阿(费城)藏书四万二千卷,甘默力治(波士顿之剑桥)藏书四万卷,摩士顿(波士顿)藏书三万卷,纽育(纽约)藏书二万二千卷,衮额里士(国会)

^① 陈胜舜.论林则徐的历史地位[M]//陈胜舜.林则徐与鸦片战争论稿(增订本).中山: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21.

^② 陈胜舜.论林则徐的历史地位[M]//陈胜舜.林则徐与鸦片战争论稿(增订本).中山: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22.

^③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391.

署内藏书二万卷。迩来又增学习知识考察地理之馆，重刊欧罗巴书籍，人材辈出，往往奇异”^①，还提及 18 个州的图书馆情况，例如，“戈揽弥阿部(哥伦比亚特区)”“查治当(乔治顿城)在洼申顿(华盛顿)之西……屋多砖砌，故有加特力(天主教)图书馆一所，公众图书馆一所”“马沙朱硕士斯部(马萨诸塞州)……图书馆二千三百九十七所，费用亦各小部轮给”“阿希阿部(俄亥俄州?)……图书馆二十四间，经费由公田拨出”^②。虽然《四洲志》的记述比较简略，但在清朝文武“不谙夷事，震于英吉利之名，而实不知其来历”的时候，这些记述的确令人大开眼界，使国人始知欧洲除了坚船利炮以外，其图书馆甚为发达，其文教之盛并不在清朝之下。其后，维新人士鼓吹向西方图书馆学习，在中国遍设图书馆的观念实肇始于此。尤其重要的是，林则徐将英文“Library”(图书馆)一词均译为“书馆”，与中国现在通用的“图书馆”一词几乎没有差别，这不仅比更早的西方传教士将西文的“Library”或者“Biblioteque”(图书馆)一词译为“书院”，以及后人将其译为“书藏”“藏书楼”等要更加准确，更加容易被中国人理解和接受，而且是近代日本和中国普遍采用“图书馆”这个专用名词的嚆矢。此外，林则徐将英文的“Public Library”(公共图书馆)一词译作“公众书馆”，其译文同样与今天所用的“公共图书馆”一词几乎没有差别，林则徐是中国准确理解和正确翻译英文“Public Library”(公共图书馆)的第一人。

继林则徐之后，进一步了解和介绍西方图书馆的是魏源。1841 年(道光二十一年)，魏源在林则徐获谴后曾与林则徐在扬州相见，获得林则徐所译《四洲志》《澳门月报》以及各家图说等文献，随即依照林则徐嘱托，“更取平日考证诸书，繁引而辨证之”，在《四洲志》的基础上增广其事，开始编撰《海国图志》；1842 年(道光二十二年)编成五十卷本《海国图志》，1846 年(道光二十六年)增广为六十卷，1852 年(咸丰二年)再扩编为一百卷。魏源在《海国图志》六十卷本序言中说：“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③在林

^① 林则徐. 四洲志[M]//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十二帙). 上海:上海著易堂印行, 1897:42-43.

^② 林则徐. 四洲志[M]//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十二帙). 上海:上海著易堂印行, 1897:44-45.

^③ 魏源. 海国图志原序[M]//魏源. 海国图志(一百卷). 古微堂重刊定本, 1852(咸丰二年).

则徐“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思想基础上,魏源提出了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完整思想。

魏源在《四洲志》的基础上编撰《海国图志》时不断采用了明末清初的大量西人著述,而且还广泛地采用了诸如美国人高理文撰《美理哥合省国志略》、葡萄牙人玛吉士撰《地理备考》等外国人新书,几乎收录当时中国人所能了解到的一切海外知识。作为中国人自己编写的一部介绍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等各方面情况的巨著,《海国图志》不仅对中国人了解西方和向西方学习起了很大的作用,其影响甚至远播海外。

魏源的《海国图志》一方面承传了《四洲志》中有关西方图书馆,尤其是美国公共图书馆的介绍;另一方面又进一步丰富和加强了对西方图书馆的译介。例如:《海国图志》在记述“佛兰西国”(法国)的图书馆时,在《四洲志》的基础上增补了《万国地理全图集》的记述:“佛兰国”“国家重儒,有才能者即官之。其藏书院内印本三十六万册,写本七万册。准各人随便往来勤读。”^①再如:在记述美国“马沙朱硕士斯部”(马萨诸塞州)的图书馆时增补了《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的记述:“城中文学最盛,书楼数所,内一楼藏书二万五千本。各楼共藏公书约七八万本。官吏士子皆可就观,惟不能携归而已。”^②毫无疑问,这些增补的内容加强了林则徐《四洲志》对西方公共图书馆的宣传介绍,有利于中国人更进一步地认识和了解西方的公共图书馆。

19世纪50年代,《海国图志》传入日本后,对开通日本的风气起了不小的作用。根据日本关西大学大庭脩对长崎图书馆所藏江户时代《书籍元帐》的研究,《海国图志》于1851年传入日本,起初因涉及基督教内容属禁书,故此次带入日本的3部《海国图志》被截留在长崎会所。至1854年始有8部《海国图志》通过拍卖流入民间,随即出现了若干种翻刻本、训点本和解本。据统计,仅仅在1854~1856年的三年间,日本刊印的《海国图志》的各种选本就达20余种之多,而且日本人士是把《海国图志》作为一部对日本了解世界形势和加强海防极其有用之书,急于加

^① 魏源.海国图志(一百卷)卷四十一佛兰西国上[M].古微堂重刊定本,1852(咸丰二年):24.

^② 魏源.海国图志(一百卷)卷六十二弥利坚东路上[M].古微堂重刊定本,1852(咸丰二年):12.

以翻刻训点的。梁启超认为魏源的《圣武记》和《海国图志》对日本之平象山(佐久间向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等人影响甚大，并由此间接以演尊攘维新之活剧^①。

因为魏源《海国图志》传入日本的影响，日本在19世纪70年代明治维新初期翻译介绍西方图书馆时遂沿用了林则徐的“书馆”中文译词，将英文“Library”一词翻译为日文的“書籍館”，以区别日本原有的“文庫”；19世纪80年代初，日本将新式的“書籍館”统一改称为“図書館”，清末新政时，中国步武东瀛，“图书馆”一词亦开始在中国流行，一直沿用至今。

第二节 鸦片战争时期清代藏书的衰落

英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年6月~1842年8月)中用炮火轰开了中国的大门，迫使清政府签订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割地赔款，开放通商，给中国民众带来了新的灾难。腐败的清政府为支付战争赔款进一步搜刮民脂民膏，加上自然灾害不断，于是在1850~1854年间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与此同时，在美国与俄国的支持下，英国与法国趁中国太平天国运动之机，以亚罗号事件及西林教案事件为借口，在1856~1860年间联手发动进攻清朝政府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先后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中俄《瑷珲条约》等和约，中国因此而丧失了东北及西北共150多万平方米的领土，列强侵略更加深入。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在沉重打击清朝政府的同时，亦直接打击和破坏了清代各类型藏书，致使清乾隆以后兴盛的藏书迅速衰败。

一、江南藏书的劫毁

由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组成的领导集团发动的太平天国运动(1850~1864)，自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至江苏、浙江等地，历时14年，纵横18省，在沉重打击清政府和动摇清朝统治的同时，亦严重地摧残和破坏了清代官府藏书、私人藏书、寺观藏书

^① 彭斐章. 中外图书交流史[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257.